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七

宋史四百三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國軍節度使兼知樞密院事都督

勅修

儒林八

湯漢

何基

王栢

徐夢莘

弟得之從子天麟附

李心傳

葉味道

王應麟

黃震

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與其兄干巾中皆知名當時柴中行見而竒之真德秀在潭致漢為賓客嘗造趙汝談汝談曰第一流也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漢於



朝詔免解差充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別院試正奏  
 名授上饒縣主簿江東轉運使趙希堅言漢今海內  
 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  
 兼象山書院長淳祐十二年差充史館校勘改國史  
 實錄院校勘會大水上封事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  
 天喜怒之由一念之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  
 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妖浸陰沴所從生也火災應  
 詔上封事曰臣聞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  
 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膺皇天之眷命受祖宗  
 之寶圖則不當懷私恩為天下共主為億兆寄命則

不當隆私親大臣適臣服休服采皆陛下所倚仗也  
 則不當信私人三省密院者陛下之朝廷發號布政  
 所從出也則不當有私令四海九州土宇版章皆陛  
 下之倉廩府庫也則不當殖私財陛下於皇天祖宗  
 之德弗永念而報答私恩於羣黎百姓之疾苦弗深  
 恤而富貴私親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習之篤中  
 書造命其除行不若內批之專則陛下之立心既未  
 能盡合乎天下之公矣徃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  
 言內則拘制於權臣外則恐怯於疆敵敬心既不敢  
 盡弛則私意亦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戒人言既以

四百一十  
玩熟而貪濁柄國黷貨無厭彼既將恣行其私則不  
得不縱陛下之所欲為於是前日之敬畏盡忘而一  
念之私始四出而不可禦矣姑以近事跡之定策之  
碑忽從中出鄉未欲親其文也貴戚子弟參錯中外  
鄉不如是之放也土木之禍展轉流毒訟牒細故胥  
吏賤人皆得藉群璫之勢徹清都之邃鄉不如是之  
熾也御筆之出上則廢朝令下則侵有司鄉不如是  
多也賄賂之通書致之操鄉不如是其章也故凡陛  
下之所以未能任太守重而至於召怨宿禍者始於  
立心之未公成於持心之不嚴私以為主而肆以行

之此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內  
也陛下得不亟為治亂持危之計而可復以常日玩  
易之心處之乎授太學博士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  
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  
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紀綱必先正其根本必先彊  
其藩籬必先固夫然後心廣體胖泮渙而優游其樂  
無極矣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為  
樂樂極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  
無與保之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  
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召試

四百九  
館職遷秘書省校書郎皇太子冠差充太常博士引  
賓贊受命進冠箴詔令太子拜謝升秘書郎轉對極  
言邊事以為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  
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  
用天下之人才以彊本庶幾尚有以亡為存之理耳  
提舉福建常平劾福州守史嵩之泉州守謝真召為  
禮部郎官兼太子侍讀尋以直華文閣福建運判改  
知寧國府遷提舉江西常平兼知吉州移江東運判  
知隆興府召為尚左郎官兼太子侍讀兼玉牒所檢  
討官入奏願陛下端本澄源虛已盡下恢太公之道

開不諱之門使朝廷之上光明洞達而無邪孽之根  
以撓其正四海之內歡欣交通而無怨戾之氣以奸  
其和臣之忠愛莫切於此遷太府少卿升兼太子諭  
德改秘書少監疏論比年董宋臣聲焰薰灼其力能  
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惡德參會以致兵戈相尋  
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影滅而跡絕  
矣豈料夫陰消而再疑冰解而驟合既得自便即圖  
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壺奧之中給  
爭宗廟之內此其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源上  
下皇惑大小切齒而陛下方為之辨明大臣方與之

四  
和  
解  
臣  
竊  
重  
傷  
此  
過  
計  
也  
自  
古  
小  
人  
復  
出  
其  
害  
必  
慘  
將  
逞  
其  
憤  
怨  
嘯  
其  
傳  
伍  
顛  
倒  
宇  
宙  
陛  
下  
之  
威  
神  
有  
時  
而  
不  
得  
以  
自  
行  
甚  
可  
畏  
也  
乞  
休  
致  
擢  
太  
常  
少  
卿  
太  
子  
以  
書  
勉  
留  
求  
補  
外  
以  
秘  
閣  
修  
撰  
知  
福  
州  
福  
建  
安  
撫  
改  
知  
隆  
興  
府  
度  
宗  
即  
位  
召  
奏  
事  
授  
太  
常  
少  
卿  
兼  
國  
史  
院  
編  
脩  
官  
實  
錄  
院  
檢  
討  
官  
遷  
起  
居  
郎  
兼  
侍  
讀  
入  
奏  
言  
願  
陛  
下  
持  
一  
敬  
心  
以  
正  
百  
度  
則  
追  
養  
繼  
孝  
所  
以  
報  
先  
帝  
者  
必  
益  
致  
其  
隆  
先  
意  
承  
志  
所  
以  
事  
太  
母  
者  
必  
益  
致  
其  
謹  
其  
愛  
身  
也  
必  
不  
以  
物  
欲  
撓  
其  
和  
平  
其  
正  
家  
也  
必  
不  
以  
私  
昵  
隳  
其  
法  
度  
政  
事  
必  
出  
於  
朝  
廷  
而  
預  
防  
於  
多  
門

人  
才  
必  
由  
於  
明  
揚  
而  
深  
杜  
於  
邪  
徑  
無  
權  
中  
書  
舍  
人  
權  
兵  
部  
侍  
郎  
升  
兼  
同  
修  
國  
史  
實  
錄  
院  
同  
修  
撰  
兼  
直  
學  
士  
累  
請  
致  
仕  
授  
華  
文  
閣  
待  
制  
知  
寧  
國  
府  
賜  
金  
帶  
久  
之  
又  
召  
為  
刑  
部  
侍  
郎  
兼  
侍  
讀  
以  
龍  
圖  
閣  
待  
制  
知  
福  
州  
福  
建  
安  
撫  
使  
改  
知  
太  
平  
州  
權  
工  
部  
尚  
書  
兼  
侍  
讀  
以  
顯  
文  
閣  
直  
學  
士  
提  
舉  
玉  
隆  
宮  
進  
華  
文  
閣  
學  
士  
以  
端  
明  
殿  
學  
士  
致  
仕  
卒  
年  
七  
十  
一  
特  
贈  
正  
奉  
大  
夫  
謚  
文  
清  
漢  
介  
潔  
有  
守  
恬  
於  
進  
取  
有  
文  
集  
六  
十  
卷

何  
基  
字  
季  
恭  
婺  
州  
金  
華  
人  
父  
伯  
夔  
為  
臨  
川  
縣  
丞  
而  
黃  
榦  
適  
知  
其  
縣  
事  
伯  
夔  
見  
二  
子  
而  
師  
事  
焉  
榦  
告  
以  
必  
有

三百九十八  
真賞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  
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  
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為高徇人而少變  
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  
見者朱熹門人揚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為  
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  
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  
感發方為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  
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  
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之象

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柏既執贄為弟子  
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弘論  
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  
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  
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  
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  
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婺  
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于朝又率名從官列薦通  
判鄭士懿守蔡杭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  
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

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  
 校勘兼宗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  
 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揚文仲請于朝謚  
 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啟蒙發  
 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宗政殿說書師愈從  
 揚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  
 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  
 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  
 原捐去俗隨字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

至居處恭執事故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  
 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  
 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之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  
 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其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  
 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  
 見廟治家嚴飭嘗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  
 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  
 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為之斂且  
 葬焉來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揚棟相繼  
 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者

四百八十一  
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于郡柏之言  
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  
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  
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  
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  
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  
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  
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世帝王相傳之大  
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  
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

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  
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  
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  
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  
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  
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揚文  
仲請于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  
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  
衍義大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會經章句論語通  
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閩學之書文

章復古文章續古漁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襟志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下至稗官小說寓目成誦紹興二十四年舉進士歷官為南安軍教授改知湘陰縣會湖南帥括田號增耕稅他邑奉令惟謹夢莘獨謂邑無新田租稅無從出帥恚其私於民欲從簿書間擄掇其過終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尋主管廣西轉運司文字時朝廷議易二廣鹽法

遣廣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與東西漕臣集議于境夢莘從行謂廣西阻山止當仍官般法則害不及民廣東諸郡並江或可客客販未宜遽以二廣槩行議與廷直不合并廷直竟遂其說以客販變法得為轉運使夢莘既知賓州猶以前議為梗法罷去不三年二廣商賈毀業民苦無鹽復從官般法矣夢莘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江西阻訐母襁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會粹同異為三朝北盟會編三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凡曰教曰

制誥詔國書書疏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帝聞而嘉之擢直秘閣夢莘平生多所著有集補有會錄有讀書記志有集醫錄有集仙錄皆以儒學冠之其嗜學博文益孜孜焉死而後已者開禧元年秋八月卒年八十二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舉進士部使者以廉吏薦以通直郎致仕安貧樂分不貪不躁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作具敕篋筆略鼓吹詞柳江志天麟字仲祥開禧元年進士調撫州教授歷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臨安府教授浙西提舉常平司幹官主管禮兵部架閣宗學諭武學博

士輪對言人主當持心以敬奉祠仙都觀通判惠澤一州權英德府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興學明教有惠政著西漢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漢兵本末一卷西漢地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既謝官作草蕭灘之上畫嚴子陵像而事之

李心傳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于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三人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

字音九十四  
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  
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闕為工  
部侍郎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  
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  
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為  
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  
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  
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  
恥敢於為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  
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

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流散無所歸  
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貲不以罪而民  
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  
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  
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飢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  
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略無罷  
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  
邸女冠聲焰茲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  
則包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  
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

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也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為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讎誤一五卷朝野雜

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少刻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偽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偽徒也既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

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  
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有曰言宣則力減文  
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為講官乃授大學博士  
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  
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  
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  
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  
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  
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  
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於是為之立子

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  
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關交進機會之說味  
道進議狀以為開邊浸闊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  
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勛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  
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  
敗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一言  
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  
秘書著作佐郎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內帑銀帛賻其  
喪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  
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

字三百八十八  
義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舉進士從王桎受學調西安主簿民以年少易視之輸賦後時應麟白郡守繩以法遂立辦諸校欲為亂知縣事翁甫倉皇計不知所出應麟以禮諭服之差監平江百萬東倉調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主管帳司部使者鄭霖異待之丁父憂服除調揚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肖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

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實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為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遷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遷國子錄進武學博士疏言陛下閱理多頽治久當事勢之艱輿圖感於外患人才乏而民力殫宜強為善增修德無自沮怠恢弘士氣下情畢達操綱紀而明委任謹左右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輔後嗣既對帝問其父名曰爾

父以陳善為忠可謂繼美丁大全欲致應麟不可得  
遷太常寺主簿面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  
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各賞民力既困  
而重斂非修攘計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悅  
之言自寬帝愀然曰邊事甚可憂應麟言無事深憂  
臨事不懼願汲汲預防毋為壘蔽所欺時大全諱言  
邊事於是應麟罷未幾大全敗起應麟通判台州召  
為太常博士擢秘書郎俄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彗星  
見應詔極論執政侍從臺諫之罪積私財行公田之  
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筭

天下之口沮直臣之氣如應天何時直言者多迂權  
臣意故應麟反之遷著作佐郎度宗即位攝禮部郎  
官草百官表舊制請聽政四表已上一夕入臨宰臣  
諭旨增撰三表應麟操筆立就丞相總護還辭位表  
三道使者立以俟應麟從容授之丞相驚服即授兼  
禮部郎官兼直學士院馬廷鸞知貢舉詔應麟兼權  
直俄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郎守軍器少監經筵值  
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李又等應制  
詩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飢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  
遷將作監帝視朝謂應麟曰為學要灼見古人之心

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皇克勤克儉無自縱逸  
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於眇  
綿兢業每忘於游衍帝嘉納之既而轉對言人君防  
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誠擢兼侍立修注官升權直學  
士院遷秘書少監兼侍講上疏論市舶不報會賈似  
道拜平章事葉夢鼎江萬里各求去似道亦求去應  
麟奏孝宗朝闕相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諭之似道聞  
應麟言大惡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  
矣但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盍  
思少自貶恢以告應麟曰迂相之患小負君之罪

大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冬雷應麟言十月之  
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姦妄並進卑踰尊外陵內  
之象當清天君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  
祖宗御治必總威福似道聞之斥逐之意決矣應麟  
牒閣門直前奏對謂用入莫先察君子小人方袖疏  
待班臺臣亟疏駁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廢以秘  
閣修撰主管崇禧觀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撫嘗守是  
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權豪右省租賦民大  
悅召為秘書監權中書舍人力辭不許兼國史編修  
實錄檢討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指陳成

四頁今八下  
敗逆順之說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  
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幾一失豈能自安朝  
臣無以邊事言者帝不懌似道復謀斥逐適應麟以  
母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即引疏陳十事急征討明政刑屬庶恥通下情求將  
材練軍實備糧餉舉實材擇牧守防海道其目也且  
言圖大患者必略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文因請集  
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賞以作勇敢  
之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進兼同修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

詔論答天戒五事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尋轉尚書  
兼給事中左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為御史擢江西制  
置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  
之嫌萬石麤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  
以自助善類為所搏噬者必携持而去吳浚貪墨輕  
躁豈宜用之况夢炎外今慢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賣  
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  
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議臣封駁不行與  
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譚  
純德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為奪其要路寵以清秩

非所以待賢者應麟亦力辭後二十七年卒所著有深  
寧集一百卷玉堂類藁二十三卷掖垣類藁二十二  
卷詩攷五卷詩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攷證十卷通  
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  
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  
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  
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  
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攷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  
學諷詠四卷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調

吳縣尉吳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飢凍窘  
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府檄攝其縣及攝長  
洲華亭皆有聲浙東提舉常平王華甫辟主管帳司  
文字時錢庚孫守常朱熠守平江吳君擢守嘉興皆  
倚壁俸厲民華甫病革疆起劾罷三人震贊之也沿  
海制置司辟幹辦提領浙西鹽事不就改辟提領鎮  
江轉般倉分司公田法行政提領官田所言不便不  
聽復轉般倉職入為點校贍軍激賞酒庫所檢察官  
擢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  
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

四頁之六  
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  
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者及  
此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  
廣德軍初孝宗班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則官  
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皆橫取民窮  
至自經人以為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法出於堯  
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抹其弊  
耶况熹法社倉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  
終有納息之患震為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  
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郡有祠山廟歲合

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  
刃舞牲迎神為常鬪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  
自拷掠以徼福者震見問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  
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  
耳杖之示衆又其俗有所謂埋藏會者為坎於庭深  
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  
封鑄一文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為妖而殺牛淫祀  
非法言之諸司禁絕之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  
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  
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僂之撫州饑起震知其

州軍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  
則大書閉糶者藉疆糶者斬揭于市坐驛舍署文書  
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請于朝  
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司下州糶米七  
萬石震曰民生蹶矣豈宜重困之以沒官田三莊所  
入應之若補刻六經儀禮修復朱熹祠樹晏殊里門  
曰舊學坊制祭社稷器復風雷祀勸民種麥禁競渡  
船焚千三百餘艘用其丁鐵刑軍營五百間皆善政  
也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逮捕事  
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關尚書省

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關為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  
之結甲也非作亂比況已經數赦於是皆釋之新城  
與光澤地犬牙相入民夾溪而處歲常忿鬪爭漁會  
知縣事蹇雄為政擾民因相結拒起焚掠震乃劾罷  
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  
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  
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于  
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  
震論役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  
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為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

刑獄決滯獄清民訟赫然如神明有貴家害民震按  
之貴家怨又彊發富人粟與民富人亦怨御史中丞  
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讒者乃怨震者也遂奉雲臺  
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為監察  
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真言去移浙東  
提舉常平鎮安飢民折盜賊萌芽持皇叔大父福王  
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  
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為  
其屬豈敢察其非柰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  
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  
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  
明執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  
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七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八

宋史四百三十九

開禧議回司柱國錄軍國事首事丞相兼樞密使趙鼎等奉

勅修

文苑一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隣

鄭起

鄭起馬應

和峴

弟蒙附

馮吉

附承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撫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作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

為人君者無不與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  
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  
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逮  
廬陵歐陽脩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  
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  
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作文苑傳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年十三善屬文多游鄆杜間嘗  
館于張瓊家瓊武人賞白有才過之甚厚白豪俊尚  
氣節重交友在詞場名稱甚著建隆二年實儀典貢  
部擢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

授著作佐郎廷賜襲衣犀帶蜀平授王津縣令開寶  
中閩丕王洞交薦其才宜預朝列白以親老祈外任  
連知蒲城衛南二縣太宗潛藩時白嘗贊文有襲衣  
之賜及即位擢為左拾遺權知兗州歲餘召還泰山  
有唐玄宗刺銘白摹本以獻且述承平東人望幸之  
意預脩太祖實錄俄直史館判吏部南曹從征太原  
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翌日奏平晉頌太宗夜召  
至行宮褒慰且曰侯還京師當以璽書授職白謝于  
幄中尋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太平興國五年與程羽  
同知貢舉俄充史館脩撰判館事八年復典貢部改

字四百个  
集賢殿直學士判院事未幾召入翰林為學士雍熙  
中召白與李昉集諸文士纂文苑英華一千卷端拱  
初加禮部侍郎又知貢舉白凡三掌貢士頗致譏議  
然所得士如蘇易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輩皆其人  
也是時命復舊制專委有司白所取二十八人罷退  
既眾群議賢然太宗遽召已黜者臨軒覆試連放馬  
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馬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  
優飲宴有進士趙慶者素無行檢游承矩之門因潛  
出拜白求為薦名及掌貢部慶遂獲薦人多指以為  
祥又女弟適王沔淳化二年沔罷參知政事時寇準

方詆訐求進故沔被出復言白家用黃金器蓋舉人  
所賂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濬碑得塗金器爾張去  
華者白同年生也坐尼安道事貶白素與去華厚善  
遂出為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來  
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覽而憫之召還為衛尉  
卿俄復拜為禮部侍郎脩國史至道初為翰林學士  
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俄兼秘書監真宗即位改吏  
部侍郎判昭文館先是白獻擬陸贄榜子集上察其  
意欲求任用遂命知開封府以試之既而白倦於聽  
斷求罷任咸平四年擢王欽若馮拯陳堯叟入掌機

要以白宿舊拜禮部尚書白學問宏博屬文敏贍然  
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頗厭番直草辭踈略多  
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部尚書集賢  
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五日內殿起居會錢  
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羸老步梗就班足跌未幾抗  
表引年上以舊臣眷顧未允再上表辭乃以兵部尚  
書致仕因就宰臣訪問其資產虞其匱乏時白繼母  
尚無恙上東封白肩輿辭於北苑召對久之進吏部  
尚書賜帛五十匹大中祥符三年丁內艱五年正月  
卒年七十七贈左僕射錄其孫懿孫為將作監主簿

孝孫試秘書省校書郎從子唐臣試正字白善談詭  
不拘小節贍濟親族撫卹孤藐世稱其雍睦聚書數  
萬卷圖書亦多奇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  
唐賢編集遺落者白多續綴之後進之有文藝者必  
極意稱獎時彥多宗之如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  
彭年舉進士輕俊喜嘲謗白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  
憾焉後居近侍為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為白設也  
會有司謚白為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遂改  
文安有集百卷子憲臣國子博士得臣賜進士及第  
至太常丞良臣為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父彥溫廷州馬步軍都校周翰幼好學十歲能屬詞周廣順二年舉進士授虞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改開封府戶曹叅軍宋初質溥仍為相引為秘書郎直史館時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內王僧辨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周翰上言曰臣聞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鶩古今同流較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成德

大勲蟠天極地外則淮夷搆難內則管蔡流言寔尾跋胡垂至顛頓偃禾仆木僅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為非也孔子聖人也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卒以棲遲去魯奔走厄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善者哉臣以為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為難其人矣矧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乎

為武之宗覲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備  
 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  
 列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況於曩日不乏通賢  
 疑難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別立否臧以羔  
 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  
 樂毅廉頗皆奔亡而為虜韓信彭越悉殖醢而受誅  
 白起則錫劍社郵伍員則浮尸江涖左車亦僨軍之  
 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穰苴則僨卒齊庭吳起則非命  
 楚國周勃稱重有置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  
 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

後期而自剄實嬰樹堂而殺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  
 無董戎之寄馬援死於蠻徼還尸闕遣奠之儀其餘  
 諸葛亮之傳事偏方之主王景略之輩佐閏位之君  
 關羽則為仇國所禽張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將  
 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  
 况其功業穹隆名稱烜赫樵夫牧稚咸所聞知列將  
 通侯竊所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擯出祠庭吹毛求  
 異代之疵長袂忿古人之惡必使時情頓惑竊議交  
 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  
 時况伏陛下方厲軍威將遏亂略講求兵法締構武

祠蓋所以勸激或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邈僅有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見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惑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者亦能非今願納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疏廷議其長不報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擢為右拾遺會脩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初太祖嘗識彥溫於軍中石守信亦與彥溫舊故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周翰掌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歷通

判綿眉二州在眉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會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人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力矣俄坐杖錦工過差為其所訴太祖甚怒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何乃遽為酷罰將杖

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太祖乃解止授左司農寺丞逾年為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蘇州周翰善音律喜搏博性以飲戲為務州有伶官錢氏家數百人日令百人供妓每出必以教具自隨郡務不治以本官分司西京踰月授左贊善大夫仍分司俄除楚州團練副使雍熙中宰相李昉以其名聞召為右補闕賜緋魚使江淮提點茶鹽周翰以辭學為流輩所許頗歷外任不樂吏事會翰林學士宋白等列奏其有史才遭回下位遂命兼史館脩撰會太宗親試貢士周翰為考官面賜金紫因語宰相稱其

有文尋遷起居舍人五年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德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脩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對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周翰蚤有時譽久擯廢及被除擢尤洽時論會考課京朝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名為民周翰被譴尤多所

字四百个  
上有司偶遺一事當免判館楊徽之率三館學士詣相府以為周翰非故有規避其實所犯頻繁不能悉記於是止罰金百斤先是趙安易建議於西川鑄大鐵錢以一當十周翰上言古者貨幣錢三者無用若錢少於貨幣即鑄大錢或當百或當五十蓋欲廣其錢而足用爾今不若使蜀民貿易者凡鐵錢一止作一錢用官中市物即以兩錢當一又西川患在少鹽請於益州置權院入物交易則公私通濟矣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真宗在儲宮知其名徵之時為左庶子因令取其所為文章周翰悉焚之以獻上答以書及即

位未行慶首擢為駕部郎中知制誥俄判史館昭文館咸平三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受詔與趙安易同脩屬籍唐末喪亂籍譜罕存無所取則周翰初意為之頗有倫貫車駕幸澶淵命判留司御史臺周翰懇求扈從從之明年授給事中與宋白俱罷學士大中祥符元年遷工部侍郎踰年被疾卒年八十一真宗憫之錄其子忠寶為大理評事給奉終喪周翰性疎雋卜急臨事過於嚴暴故多曠敗晚年才思稍減書詔多不稱旨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錄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漢陂唐天復末徙家

字四百八十一  
南陽梁祖篡唐父葆光與唐舊臣顏羨李濤數輩挈  
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夕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  
號慟殆二十年後濤北歸葆光樂衡山之勝遂往家  
焉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  
之為朱萬卷昂為小萬卷昂嘗間行經廬陵道遇  
異人謂之曰中原不久當有真主平一天下子仕至  
四品安用南為遂北游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  
統兵至揚州昂謁見陳治亂方略令坤奇之署權知  
揚州揚州縣適兵革之際逃亡過半昂便宜綏輯復  
逋亡者七千餘家令坤即表授本縣令宋初為衡州

錄事參軍嘗讀陶潛閑情賦而慕之因廣其辭曰維  
稟氣兮清濁獨得意兮虛徐耳何聰兮無瑱衣何散  
兮無裾務冥懷於得喪寧勤體乎笛畬將使同方姬  
孔抗跡孫遽精鶩廣漠心游太虛傲朝曦兮南榮翹  
夕飈兮北疏非道之病惟情之舒絲是含穎懷粹凝  
和習懿器齋淪兮幽憂德芬馨兮周比井無滌兮泉  
醴珠潛輝兮川媚又何必陋雄之尚玄奕奕之心醉  
悲墨之素絲嘆展之下位苟因時之明揚乃斯文之  
不墜睇烟景兮飄飄心懸旌兮搖搖感朝榮而夕落  
嗟響蛩而鳴蜩姑戲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長謠願在

首而為弁束玄髮而未衰會名器之有得與纓珥兮  
相宜願在足而為舄何坎險之罹憂欲效勤於豎亥  
思追踵於浮丘願在服而為袂傳繒素而飾躬異化  
緇之色涅寧拭面而道窮願在目而為鑑分妍醜於  
崇朝驚青陽之難久庶白首以見招願在地而為簞  
當暑溽而冰寒伊膚革之尚夜胡寤寐以求安願在  
觴而為醴不亂德而溺真體虛受之為器革譎性以  
歸淳願在握而為劍每輔衽而保裾殊鉛銛之效用  
比礪刃而有餘願在橐而為矢美箬羽之斯全疇懋  
勳而錫晉射窮壘而衄燕願在體而為裘託針縷以

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被服而有容願在軒而為篁  
貫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自持廓虚心而有待人之  
願兮寔繫我之心兮若此蓄為志兮璞藏發為文兮  
霧委既持瑾兮掌瑜復擷蘭兮藝芷始無言兮植杖  
終俛首兮嗟髀振襟兮自適覲物兮解頤雲無心兮  
遐舉蘿倚幹兮叢滋想陵谷之變地况玄黃之易絲  
人可汰而可鍛已不磷而不緇苟一鳴而驚人何五  
鼎而勿飴已而擁膝清嘯傾懷自寬樞桑戶華兮差  
樂鳩飛梭躍兮胡難指夜蟾兮為伍仰踈籟兮邀歡  
何孫牧而伊耕何巢箕而呂磻滌我慮兮綠綺清我

四百八  
史記卷之百九十五  
王  
眠号琅玕周旋号有則徒倚号可觀終卷舒号自得  
契休哉於考槃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為  
贄昉深所嗟賞歷宜城令開寶中拜太子洗馬知蓬  
州徙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衆萬人劫掠軍界昂  
設策禽之自餘果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為妖者置不  
問蜀民遂安宰相薛居正稱其能遷殿中丞知泗州  
嘗作隋河辭謂濬決之病民游觀之傷財乃天意之  
所以亡隋也使隋不興役費財以害其民則安得有  
今日之利哉嘗聚淮水流屍三千為塚瘞之有成卒  
謀亂昂誅其首惡凡支黨之誑誤者悉貫之就遷監

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太平興國二年知鄂州加殿  
中侍御史為峽路轉運副使就改庫部員外郎遷轉  
運使端拱二年以本官直秘閣賜金紫久之出知復  
州表求謝事不許遷水部郎中復請老召還再直秘  
閣尋兼越王府記室參軍真宗即位遷秩司封郎中  
俄知制誥判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秘閣書籍既畢加  
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踰年拜章乞骸骨  
召對敦諭請彌確乃拜工部侍郎致仕翌日遣使就  
第賜器幣給全奉詔本府歲時存問章奏聽附驛以  
聞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侍養許歸江陵舊制

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昂特延見命坐恩禮甚厚令俟秋涼上道遣中使賜宴于玉津園兩制三館皆預仍詔賦詩餞行縉紳榮之昂前後所得奉賜以三之一購竒書以諷誦為樂及是間居自稱退叟著資理論三卷上之詔以其書付史館弟協以純謹著稱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弟皆眉壽時人比漢之二疎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昂於所居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頗好釋氏書晚歲自為墓誌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門人謚曰正裕先生詔加賻贈錄其孫适出身昂好學純

厚有清節澹於榮利為洗馬十五年不以胥意居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在王邸時真宗居儲宮知其素守故每加褒進然昂未嘗有所私請進退存禮士類多之有集三十卷子正彝正辭並登進士第正基虞部員外郎

趙隣幾字亞之鄆州須城人家世為農隣幾少好學能屬文嘗作禹別九州賦凡萬餘言人多傳誦周顯德二年舉進士解褐秘書省校書郎歷許州宋州從事太平興國初召為左贊善大夫直史館改宗正丞四年郭贇宋白授中書舍人告謝日交薦之俄而隣

幾獻頌上覽而嘉之遷左補闕知制誥數月卒年五十九中使護葬隣幾體貌尪弱如不勝衣為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楊盧駱之體每構思必斂衽危坐成千言始下筆屬對精切致意縝密時輩咸推服之及掌誥命頗繁富冗長不達體要無稱職之譽常欲追補唐武宗以來實錄孜孜訪求遺事殆廢寢食會疾革唯以書未成為恨至淳化中叅知政事蘇易簡因言及隣幾追補唐實錄事隣幾一子東之以蔭補郎山主簿部送軍糧詣北邊沒焉其家屬寄居睢陽太宗遣直史館錢熙往取其書得隣幾所補會昌以來日

曆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鰕子一卷六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并他書五十餘卷來上皆塗竄之筆也詔賜其家錢十萬時又有何承裕者晉天福末擢進士弟有清才好為歌詩而嗜酒狂逸初為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兗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累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館出為整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超以其名士而容之然為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牒訴必戲判以喻曲直訴者多心伏引去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

字三百八十二年  
復召與飲其無檢多類此開寶三年自涇陽令入為  
監察御史後歷侍御史累知忠萬商三州太平興國  
中卒

鄭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少游京洛間佻薄無檢操  
聞襄州雙泉寺僧能為黃金往依焉遂削髮為侍者  
久之知其誑耀乃反初服舉進士時舉子多尚詩賦  
惟起有文七軸歌詩尤清麗周廣順初調補尉氏主  
簿秩滿以書干宰相范質薦為右拾遺直史館恭帝  
初遷殿中侍御史乾德初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張延  
範檢校司徒官吏呼以太保起貧常乘騾一日從延

範出近郊送客延範揖起曰請策馬令進起曰此騾  
也不當過呼耳以譏延範延範深銜之密奏起嗜酒  
廢職初顯德末起見太祖握禁兵有人望乃上書范  
質極言其事又嘗遇太祖於路橫絕前導而過太祖  
亦弗之怒及延範奏至出為河西令會蜀平當徙遠  
官起不欲往乃灸烙其足因是成疾而卒起負才倨  
傲多所詆訐數為羣小窘辱終亦不改時有郭昱者  
好為古文挾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恥赴常選  
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  
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



退閑雅太祖謂近侍曰此誰氏之子熟於贊相左右  
即以峴門闕對俄拜刑部員外郎兼博士仍判太常  
寺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于南郊丁丑冬至有  
司復請祀昊天上帝詔峴議其禮峴以祭義戒於煩  
數請罷之二年議孝明孝惠二后神主祔于別廟峴  
以舊禮有二后同廟之文無各殿異室之說今二后  
同祔別廟亦宜共殿別室孝明皇后嘗母儀天下宜  
居上室孝惠皇后止以追尊當居次室從之三年春  
初克夔州以內衣庫使李光睿權知州峴通判州事  
代還是歲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臘有司以七日辛卯

蜡百神峴獻議正之四年南郊峴建議望燎位置燿  
火又嘗言依舊典宗廟殿庭設宮縣三十六架加鼓  
吹熊羆十二案朝會登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  
迴仗至樓前奏采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  
章復舉唐故事宗廟祭科外別設珍膳用申孝享之  
意又謂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玄德升聞天  
下大定二舞並從其議事具禮樂志先是王朴竇儼  
洞曉音樂前代不協律呂者多所考正朴儼既沒未  
有繼其職者會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峴講求其理以  
均節之自是八音和暢上甚嘉之語具律志樂器中

有义手笛者上意欲增入雅樂峴即令樂工調品以諧律吕其執持之狀如拱揖然請目曰拱辰管詔備于樂府開寶初遷司勳員外郎權知泗州判吏部南曹歷夔晉二州通判九年江南平受詔採訪太宗即位遷主客郎中太平興國二年知兗州改京東轉運使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財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載私貨販易規利初為判官鄭同度論奏既而彰信軍節度劉遇亦上言按得實坐削籍配隸汝州六年起為太常丞分司西京復階勳章服端拱初上躬耕籍田峴奉留司賀表至闕下因以其所著奉常集五卷秘

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奏御上甚嘉之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是秋得暴疾卒年五十六弟嶠

嶠字顯仁凝第四子也生五六歲凝教之誦古詩賦一歷輒不忘試令詠物為四句詩頗有思致凝歎賞而奇之語峴曰此兒他日必以文章顯吾老矣不見汝曹善保護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釋褐霍丘主簿雍熙初知崇仁縣就拜大理評事江南轉運楊緘以其材幹奏移知南昌縣代還刑部取為詳覆官遷光祿寺丞先是凝嘗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辨雪

冤枉等事著為疑獄集蒙因增益事類分為三卷表  
上之俄獻所著文賦五十軸召試中書擢為太子中  
允先是馮起撰御前各第三榜碑以獻上甚稱獎命  
直史館淳化初蒙又撰七榜題名記并補注凝所撰  
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賢院中謝  
日賜緋魚三年春獻觀燈賦詔付史館遷右正言是  
歲太宗親試貢士蒙預考校作歌以獻上對宰相稱  
賞之召問年幾何時奉印儒行篇以賜新及第人及  
三館臺省官皆上表稱謝上時御便坐出表以示宰  
相而蒙與張洎尤稱上旨因謂李昉曰蒙宰相子勤

學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蒙者不可多得也遂以  
本官知制誥不踰年加水部員外郎知理檢院至道  
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是秋晨起將朝風  
眩暴作而卒年四十五上聞之驚歎遣中使就家問  
疾狀并恤其孤贈賻加等長子珙纔十歲即授大理  
評事次子璩補太廟齋郎蒙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  
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少警策每草  
制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誥之  
體上以其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  
近臣曰蒙眸子眊眊然胷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

也其命遂寢嶮弟嶧始為三班奉職淳化中獻文求試上以故相之後改授大理評事

馮吉字惟一河南洛陽人父道周太師中書令追封瀛王吉晉天福初以父任秘書省校書郎遷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戶部司勳郎中累階金紫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吉嗜學善屬文工草隸議者以掌誥許之然性滑稽無操行每中書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終以佻薄而止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常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奪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

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家人皆大笑及為少卿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宋初受詔撰述明憲皇太后謚議見稱於時建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九

宋史四百四十

開儀同三司柱國魯國公事前書長和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勅修

文苑二

高頔

李度

韓溥

鞠常

宋準

柳開

夏侯嘉正

羅處約

安德裕

錢熙

高頔字子音開封雍丘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同輩

給之曰何不從裴僕射求知乎時裴皞以左僕射致

仕後進無至其門者頔性純樸信其言以文贄於皞

明年禮部侍郎馬裔孫知貢舉乃皞門下生也皞以  
頤語之遂擢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顯德中符  
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太宗親迎懿德皇后于大名彥  
卿遣頤迎候且陪接充仲款好後隨彥卿鎮鳳翔  
會詔留彥卿洛陽頤復為天雄軍掌書記後以病免  
居於魏雍熙二年太宗親試貢士頤子南金舉學究  
自陳曰臣父年八十四當佐使幕久已罷職家貧無  
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寸祿以及老父上問左右其  
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頤對且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彌  
厲甚為搢紳推重上曰此高頤子耶頤在六名幕中

嘗與朕遊處追踰旬月晨暮對坐飲食常拱手危坐  
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煩以官  
政即擢南金第拜頤左補闕致仕賜錢十萬後卒于家  
頤有清節力學彊記手寫書千餘卷彥卿待之甚厚  
或過致優給頤計口受費餘皆不納彥卿左右多肆  
貪虐民不能堪及彥卿罷鎮其故時將吏賓客皆心  
愧無敢復遊魏者惟頤清苦守法魏人愛之在魏三  
十年無一人言其非者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僕夫年  
七十待之如初時稱其長者次子鼎舉進士至殿中  
丞

李度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舉進士度工於詩有醉  
輕溥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  
貢舉樞密使王朴移書錄其句以薦之文炳即擢度  
為第三人釋褐永寧縣主簿累遷殿中丞知歙州坐  
事左遷絳州團練使十年不調度在歙州嘗以所著  
詩刻於石有中黃門得其石本傳入禁中太宗見之  
謂宰相曰度今安在即令召至對於便殿與語甚悅  
擢為虞部員外郎直史館賜緋端拱初籍田畢交州  
黎桓加恩命度借太常少卿充官告國信副使上賜  
詩以寵行未至交州卒于太平軍傳會年五十七度  
之南使每至州府即借圖經觀其勝迹皆形篇詩以  
上所賜詩有奉使南遊多好景之句遂題為奉使南  
遊集未成編而亡弟康亦善詩太平興國二年登進  
士第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

韓溥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少俊敏善屬文周  
顯德初舉進士累遷歷使府開寶三年自靜難軍掌  
書記召為監察御史三遷至庫部員外郎知華州同  
判靈州再轉司門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表請辭職尋  
醫許之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  
族與人談亶亶然可聽號為近世肉譜摺紳頗推重

之尤善筆札人多藏其尺牘第洎亦進士及第

鞠常字可久密州高密人祖真黃縣令父慶孫申州

團練判官有詩名常少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二年擢

進士第裁二十一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周廣順中宰

相范質奏充集賢校理出為鄆州觀察支使歷永興

軍節度掌書記伊陽令顯德四年詣闕進策召試復

授猗氏令遷蔡州防禦判官復宰介休魏縣開寶中

趙普為相擢為著作佐郎時任此官惟常與楊徽之

李若拙趙隣幾四人皆有名於時常應舉時著四時

成歲賦萬餘言又為春蘭賦頗存興託後為清河令

七年卒年四十七子仲謀字有開雍熙中進士有材

幹歷御史東京留守推官陝西轉運至兵部員外郎

仲謀集其父所為文成二十卷第愉周廣順中進士

與常齊名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丘人祖彥升庫部員外郎父鵬

祕書郎準開寶中舉進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擢

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捨非

當太宗怒召準覆試于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試敏

速甚嘉之以為宜首冠俊造由是復擢準甲科即授

祕書省祕書郎直史館八年受詔修定諸道圖經俄

奉使契丹復命稱旨明年出知南平軍會改軍為太平州依前知州事就加著作佐郎太平興國四年遷著作郎通判梓州轉左拾遺歸朝預修諸書八年同知貢舉出為河北轉運使歲餘以本官知制誥雍熙中加主客員外郎復預知貢舉俄判大理寺四年被病遷金部郎中罷知制誥端拱二年卒年五十二賜錢百萬準美風儀善談論辭采清麗泣官所至皆有治聲盧多遜之南流也李穆坐同門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常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上寤未幾復穆舊官時論以此稱

之天禧三年錄其子大年試秘書省校書郎準從弟可觀金部郎中族子郊祁並天聖二年進士甲科別有傳

柳開字仲塗大名父承翰乾德初監察御史開幼穎異有膽勇周顯德末侍父任南樂夜與家人立庭中有盜入室衆恐不敢動開裁十三亟取劍逐之盜踰垣出開揮刃斷二足指既就學喜討論經義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肖愈字紹元既而改名字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

節所交皆一時豪雋范杲好古學尤重開文世稱為  
 柳范王祐知大名開以文贄大蒙賞激楊昭儉盧多  
 遜並加延獎開寶六年舉進士補宋州司寇參軍以  
 治獄稱職遷本州錄事參軍太平興國中擢右贊善  
 大夫會征太原督楚泗八州運糧選知常州遷殿中  
 丞徙潤州拜監察御史召還知貝州轉殿中侍御史  
 雍熙二年坐與監軍忿爭貶上蔡令會大舉北征開  
 部送軍糧將至涿州有契丹酋長領萬騎與之信戰  
 相持不解俄遣使給言求降開謂信曰兵法云無約  
 而請和謀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踰

二日賊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于幽州  
 也師還詣闕上書願從邊軍效死太宗憐之復授殿  
 中侍御史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  
 有以報年裁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願陛下賜  
 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  
 陛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戰爭  
 以來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  
 弊欲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鄭宣戶部員外郎趙載  
 司門員外郎劉墀並為如京使左拾遺劉慶為西京  
 作坊使開為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西延洞有

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鈔劫民口糧高開為作衣帶  
巾帽選牙吏勇辯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  
即有厚賞給田為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  
粟氏懼留二吏為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借來開厚  
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如期携老  
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詩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  
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淳化初移知桂  
州初開在全州有卒訟開開即杖背黥面送闕下有  
司言卒罪不及徒召開下御史獄劾繫削二官黜為  
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環州三年移邠州

時調民輦送趣環慶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轉運使  
復督後運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開貽書轉運使曰  
開近離環州知芻糧之數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  
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  
不罷開即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又知曹邢  
二州貞宗即位加如京使歸朝命知代州上言曰國  
家勦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  
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  
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群小畏服  
又西鄙今雖歸明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

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為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  
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  
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兇惡侵漁未必知  
足如息未能感恩尚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  
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  
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為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  
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  
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  
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  
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

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  
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貔虎使其  
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  
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  
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  
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  
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  
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  
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  
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

四  
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  
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  
優逸無以試材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  
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  
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已上選朝官知三千戶已上  
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  
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  
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  
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伺隙則致于傾危  
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

諭各使改更變淳化原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  
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  
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愛惜  
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臣久塵著位寢荷恩寵辭  
狂理拙唯聖明恕之開至州葺城壘戰具諸將多沮  
議不協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昴宿有光雲多從北來  
犯境上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  
寇至必危我矣即求換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邊  
開上書又請車駕觀兵河朔四年徙滄州道病首瘍  
卒年五十四錄其子涉為三班奉職開善射喜奕棊

四百八十二  
有集十五卷作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性倜儻  
重義在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異開  
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祐篤義  
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罄所有得白金  
百餘兩益錢數萬遣之開兄肩吾至御史肩吾三子  
湜灝沆並進士第灝秘書丞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有俊才太平興國中舉  
進士歷官至著作佐郎使于巴陵為洞庭賦曰楚之  
南有水曰洞庭環帶五郡森不知其幾百里臣乙酉  
夏使岳陽抵湖上思構賦明日披襟而觀之則翼然

動促然跂慄然駭愕然怡悅若駕春雲而軾霓浩若  
浮汗漫而朝躋退若據泰山之安進若履千仞之危  
情若無識智若通微跛若不倚蹠若將馳耳不及掩  
目不暇逃情悸心嬉二三日而後神始宅氣始正若  
此不敢以賦為事者二年然眷眷不已一日登崇丘  
望大澤有雲碎兮興歎兮止興止未霽忽若有遇由  
是瀆陽輝沐芳澤覩一異人于巖之際霞為裾雲為  
袂冰膚雪肌金珎玉珮浮丘羨門斯實其對因言曰  
若非好辭者耶臣曰然然則若智有所不通識有所  
不窮用不通不窮而猶乎無端之紀若得無殆乎臣

又曰然然志極則物應思精則道來嘉若之勤無譁  
 談吾為若稱云太極之生曰地曰天中含五精五精  
 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䟽通則為江号遠則為河積  
 則為渚号總則為湖若今所謂洞庭者傑立而孤廓  
 然如無區其大無徒含陽字陰玄神之都曖曖昧昧  
 百川不敢逾有若臣者有若賓者有若僕者有若子  
 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娣姒者若禹會塗山武巡牧野  
 千出百會咸流麾下每六合澄靜中流迴睨莽蒼蒼  
 蒼纖靄不翳太陽望舒出沒其間萬頃咸沸彊而名  
 之為巨澤為長川為水府為大淵縱之不踰跼之不

卑乍若賢人以重自持誘之不前犯之愈堅又若良  
 將以謀守邊澎澎濞濞浩爾一致又若太始未有仁  
 義冲冲漠漠二氣交錯又若混沌凝然未鑿此乃方  
 輿之心曾溟海之郭郭也三代之前其氣濩落浩浩  
 滔天與物迴薄滅木襄陵無際無廓上帝降鑒巨人  
 斯作乃命玄夷授禹之機隧山陘谷滌源暢微然後  
 若金在鎔若木在工流精成器夫何不通是澤之設  
 允執厥中既異其性遂得其正有升有降有動有靜  
 臣應之曰升降動靜可得聞乎神曰水之性非圓非  
 方非柔非剛非直非曲非玄非黃劃象為坎本乎義

皇外婉而固內健而彰降以姤始升以復張其靜處  
陰其動隨陽六府之甲萬化之綱式觀是澤乃知天  
常若乃四序之變九夏攸處烘然而炎沸然而煮群  
物鴻洞爍為隆暑澤之作頎然其容若去若住若茹  
若吐靈趨怪覲杳不可覩蒸之為雲散之為雨倏忽  
萬象如還太古真可嘉也若乃秋之為神素氣清此  
肅肅脩脩群籟四起澤之動黝然其姿若挺若倚若  
行若止巽宮離離為之騰風蒼梧崇崇為之供雲四  
顧一色黯然氤氳其聲瀰瀰若商非商 徵非徵東  
湊海門一浪千里又足畏也言其狀則石然而骨岸

然而革氣然而榮降然而脉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  
玉而體有珠而目穹鼻孤島呀口萬谷臂帶三吳足  
跬荆巫或跂然而望或翼然而趨彭蠡震澤詎可云  
乎臣又問曰澤之態已聞命矣水之族將如何居神  
曰大道變易或文或質沉潛自遂其類非一或被甲  
而遭或曳裾而圓或秃而跋或角而蜿或吞而呀或  
呿而牙或心以之蟹或目以之蝦或脩臂而立土橫  
驚而疾或髮於首或髯於肘或儼而莊或毅而黝彪  
彪玢玢若大虛之含萬彙各循其生而合乎群者也  
臣又問曰若神之資其品何如也神曰清矣靜矣麗

矣至矣邈難知矣肇于古古有所未達形于今今有所未察非希夷合其心於自然然後上天入地把二根六况水居陸處夫何不燭彼鞮鯉之賢轡龍之仙乃吾之肩也其餘海若天吳陽侯神胥齷齪而遊曾不我儔臣又問曰易稱王公設險是澤之險可以為固而歷代興衰其義安取神曰天道以順不以逆地道以謙不以盈故治理之世建仁為旌聚心為城而孤不暇弦予不暇鋒四海以之而大同何必恃險阻何必據要衝若秦得百二為帝齊得十二而王其山為金其水為湯守之不義歛然而亡水不在大恃之者敗水不

在微怙之者危若漢疲於昆明桀困於酒池亦其類也故黃帝張樂而興三苗棄義而傾則知洞庭之波以仁不以亂以道不以賊惟賢者觀其知而後得也於是盤桓徙倚凝精流視整以辭對倏然而晦徐鉉見之曰是玄虛之流也人多傳寫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玉輿上依韻和以賜之有俠劣終雖舉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為誠嘉正之好進也未幾被病詔以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得

錢輦歸家忽一緡自地起立良久而仆聞者異之嘉  
正疾遂篤月餘卒年三十七子紆太子中舍

羅處約字思純益州華陽人唐酷吏希奭之裔孫伯  
祖袞唐末為諫官父濟仕蜀為升朝官歸朝至太常  
丞處約嘗作黃老先六經論曰先儒以太史公論道  
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以病也某曰不然道者  
何無之稱也無不由也混成而仙兩儀至虛而應萬  
物不可致詰况名之曰道道既名矣降而為聖人者  
為能知來藏往與天地準故黃老姬孔通稱焉其體  
曰道其用曰神無適也無莫也一以貫之胡先而尊

孰後而愧六經者易以明人之權而本之於道禮以  
節民之情趣於性也樂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書以  
成九疇之秘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敷名教  
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矧仲尼祖  
述堯舜而況於帝鴻氏乎華胥之治太上之德史傳  
詳矣老聃世謂方外之教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國  
治身清淨則得之矣漢文之時未遑學校竇后以之  
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至措刑且仲尼嘗問禮焉俗  
儒或否其說余曰春秋昭十七年鄭子來朝仲尼從  
而學焉俾後之人敦好問之旨矧老子有道之士周

之史氏乎余謂六經之教化而不已則臻于大同大  
 道之行則蜡賓息歎黃老之與六經孰為先而孰為  
 後乎又何必繅籍玉帛然後為禮筭戩鏞鼓然後為  
 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矣惡可以道之跡儒  
 之未相戾而疾其說病之者可以觀微未可以觀妙  
 人多重之登第為臨渙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  
 王禹偁知長州縣日以詩什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  
 並召赴闕上自定題以試之以禹偁為右拾遺處約  
 著作郎皆直史館賜緋魚會下詔求讜言處約上奏  
 曰伏觀今年春詔旨責以諫官備員未嘗言事雖九

寺三監之官亦得盡其讜議陛下度恭勞神厲精求  
 維力行王道坐致太平心先天而不違德生民而未  
 有所以散玄黃之協氣為動植之休祥而猶不伐功  
 成屢求獻替此真唐堯虞舜之用心也臣累日以來  
 趨朝之暇或於卿士之內預聞時政之言皆曰聖上  
 以三司之中邦計所屬簿書既廣綱條實繁將求盡  
 善之規冀協酌中之道竊聞省上言欲置十二員判  
 官兼領其職貴各司其局允執厥中臣以三司之制  
 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河朔不王軍旅  
 未弭以賦調筦權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

之然國用所須朝廷急務故僚吏之人李祖無深或  
 重其位以處之優其祿以寵之黽勉從事者姑務其  
 因循盡瘁事國者或生於睚眦因循則無補於國睚  
 眦則不協於時或淺近之人用指瑕於心計深識之  
 士以多可為身謀蠹弊相沿為日已久今若如十二  
 負判官之說亦從權救敝之一端也然而聖朝之政  
 臻乎治平當求稽古之規以為垂世之法臣嘗讀說  
 命之書以為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  
 帝堯若稽古帝舜皆謂順考古道而致治平以臣所  
 見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

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  
 筦權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  
 以責其集事今則金部倉部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  
 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後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  
 久生常况此却復都省之事下臣猶能僉知其可况  
 陛下聰明濬哲乎然議者以為不行已久難於改更  
 若斷自宸心下於相府都省之制故典存焉上令下  
 從孰為不可蓋人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在周易有之天地革而四時成此言能改命  
 而制及小人樂成則革面以順上矣况三司之名

興於近代堆案盈几之籍何嘗能省覽之乎復就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原矣今三司內院郎尚書省比部元為勾覆之司周知內外經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盡在迨及九寺三監多為冗長之司雖有其官不舉其職伏望陛下當治平之日建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息其經費故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伏望法天地簡易之化建洪範大中之道可以億萬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矣受詔荆湖路巡撫欲以苛察立名所奏劾甚衆

官吏多被黜責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三初濟為開封府司錄太宗尹京頗嘉其彊幹太平興國中處約與兄賁同舉進士上臨試知賁濟之子遂置之高等八年處約復登第賁後至員外郎處約形神豐碩見者加重雖有詞采而急於進用時論亦以此薄之卒後蘇易簡王禹偁集其文凡十卷題曰東觀集禹偁為序易簡表上之詔付史館蜀士又有嚴儲者平興國中進士後直史館使河北督軍糧陷于契丹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臯河南人父重榮晉成德軍節度五代史有傳德裕生子真定未甚重榮舉兵敗

乳母抱迤水實中將出為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  
 習習與重祭有舊因匿之習先養石守瓊為子及年  
 壯無嗣以德裕付瓊養之因姓秦氏習世兵家以弓  
 矢狗馬為事德裕孩提即喜筆硯遇文字輒為誦讀  
 聲諸子不之齒習獨異之既成童俾就學遂博貫文  
 史精於禮傳嗜西漢書習卒德裕行三年服然後還  
 本姓習家盡以橐裝與之凡白金萬餘兩德裕却之  
 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有丈夫當自樹功名以取富  
 貴豈屑於他人所有耶聞者高之開寶二年擢進士  
 甲科歸州軍事推官歷大理寺丞著作佐郎太平興

國中累遷秘書丞知廣濟軍時軍城新建德裕作軍  
 記及圖經三卷優詔嘉獎俄改大常博士八年通判  
 秦州就知州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通判廣州未  
 行宰相李昉言其有史才即以本官直史館端拱初  
 改金部員外郎淳化初知開封縣會備三館職改直  
 昭文館三年春廷試貢士德裕與史館修撰梁周翰  
 並為考官上顧宰相曰此皆有聞之士而老於郎署  
 周翰狹中德裕嗜酒朕聞其能改矣遂並賜金紫俄  
 遷司勳員外郎至道初德裕常作九絃琴五絃阮頌  
 以獻上稱其詞采古雅至道三年轉金部郎中出知

睦州還判太府寺咸平五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性介  
潔以風鑑自負王禹偁孫何皆初遊詞場德裕力為  
延譽及領考試何又其首選然酣飲太過故不被獎  
擢有集四十卷

錢熙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居讓陳洪進署清溪令  
熙幼穎悟及長博貫群籍善屬文洪進嘉其才以弟  
之子妻之將署熙府職辭不就著楚鴈賦以見志尋復  
辟為巡官專掌箴奏洪進歸朝熙不叙舊職舉進  
士雍熙初携文謁宰相李昉昉深加賞重為延譽于  
朝令子宗諤與之游明年登甲科補虔州觀察推官

代還寇準掌吏部選上封薦錢若水陳充王扶洎熙  
皆有文得試中書遷殿中丞賜緋魚著四夷來王賦  
以獻凡萬餘言太宗嘉之即以本官直史館淳化中  
參知政事蘇易簡對太宗言趙隣幾追補唐實錄隣  
幾卒家睢陽即命熙乘傳而往盡取其書來上熙嘗  
與楊徽之言及張洎錢若水將被進用熙與劉昌言  
同鄉里相親善又語及其事昌言因以語洎洎殺熙  
交構訴之熙坐削職通判朗州俄徙衡州就改太常  
博士真宗即位遷右司諫李宗諤楊億素厚善熙乃  
與梁顥趙况趙安仁同表請復熙舊職不報尋通判

三百八十一  
李初州  
杭州政多專達為轉運使所奏徙通判越州熙負氣  
好學善談笑精筆札狷躁務進自罷職因憤恚成疾  
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八嘗擬古樂府著雜言十數篇  
及措刑論為識者所許有集十卷子蒙古亦進士及  
第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九

